

# 再续煤缘

张礼新

徐州有两处大片矿区：一处位于主城东西两翼的铜山区、贾汪区，徐州矿务集团鼎盛时期的众多矿井分布于此；另一处为北部沛县境内的矿区，以大屯煤电公司开采为主。

1982年，我分配到庞庄矿工作。作为徐矿集团最大的矿井，庞庄矿曾一度风光无限，不仅产量最高、人数最多，而且煤炭质量、机械化程度也是全集团最优，在省内甚至全国煤炭系统都有名。就连我父亲——一个1958年就下井工作的老矿工，也曾对我讲：“你分到庞庄矿工作，是多大的福气，新矿地下的储量大，你干一辈子都不用挪窝，甚至你儿子都能接着干。”

不能怪父亲有这种想法，他所在的韩桥矿已有一百多年开采史，不仅煤层薄、产量低，福利待遇也无法和新矿比。过去，徐矿集团的老矿集中在徐州东部，而西部的则是新矿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男矿工都想往新矿调动，女工甚至希望嫁给在新矿工作的人。

然而，我却是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，居然主动不干了。为此，父亲有好长时间不接我电话。我理解老人家的心情，毕竟我丢了“铁饭碗”。说实话，我离开不是一时冲动，当然也谈不上深思熟虑。2000年前后，煤炭不好卖，单位工资发不出，我不是个安于现状的人，正好有个去南方闯一闯的机会，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念头离了职，实在不行再回来呗。当时，矿上停薪留职的人也不少，是政策允许和鼓励的。

没想到，这一离开就是20年。五年前，我回到徐州时，徐州的大多数煤矿已经关井，庞庄矿也不例外，在矿井的位置建了热电厂。故地重游的想法自然有，但

我也没有刻意为之。有一次路过庞庄工人村时，我拐了个弯，把车子开进空旷的小楼井区，杂草丛生，生锈的井架茕茕孑立。我想找个人聊几句，转了两圈都没遇上。西北角有几栋建筑，看牌子是留守办公室，可惜大门紧锁。我在门前拍了几张照片，一股失落和愧疚感涌上心头，是我辜负了它，还是它抛弃了我？

此时，我父亲早已成为故乡的一抔黄土，他断不会想到，在他离世几年后，他口中至少能让我干到退休的煤矿会提前关闭。我悻悻而归，我想我大概再也不会和煤矿有什么瓜葛了。

谁知去年秋天，徐州市作协搞了一次“大运河文化”采风活动，我们小组的目的地正是运河西岸的沛县，其中一个站点竟是大屯煤电公司的姚桥煤矿。

沛县我去过几次，大屯煤电公司却从未到过。进入姚桥矿区，映入眼帘的是围矿而建的居民区，高楼林立，让人仿佛置身繁华市区。矿区内，绿树成荫，环境整洁，宽阔的道路连着一栋栋现代化办公楼和厂房，如果不是高大的井架在秋阳下耸立，我还以为进入某个高新开发区，一时真无法对应上心目中老旧矿区的印象。

领导和职工前来迎接，从他们的言谈举止间，我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，让我有了久违的归来感。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，只是在不同区域、不同岗位。和煤相伴、以煤为生，是我们共同浸入身体里的印记，哪怕时过境迁，只要目之所及，便能心生感应，那种同宗同源的味道，好似失散多年的兄弟相遇。当我走进矿调度指挥中心时，随着大屏幕上一幅幅煤矿

生产的实景扑面而来，那种亲切感越发强烈，甚至让我浑身颤抖。站在罐笼里的、走在巷道里的、开割煤机的、维修设备的……一个个被光线映照的身影，不就是曾经的我吗？

姚桥矿是大屯煤电公司的大矿，年产已达到420多万吨，不仅机械化程度更高，而且远超当年的庞庄矿。采掘设备都实现了智能化和远程遥控，煤支架自动移动，机器人灵活巡检……更绝的是，井下所采煤炭就地筛选，将矸石分离后回填采空区。这种采选方式，早已跳出了传统开采的范畴，据说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，成为国内外专家考察调研的必选之地。

让我感觉不虚此行的，还有新能源项目。采空区下陷形成地面湖，过去是原煤开采不可避免的现象，近些年，生态修复理念深入人心，大小塌陷区被建设成湿地公园，变矿区伤疤为城市绿肺。大屯煤电公司另辟蹊径，在塌陷湖上铺设光伏板，让上千顷湖面成为年发电10多亿千瓦时的聚宝盆。远远望去，数万光伏板如同湖面上的巨龙鳞片，静静地汲取天光，源源不断地输出新能源。湖中有游船，水中有鱼虾。一个集光伏发电、水产养殖和生态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改造示范区，成为煤企转型的样本。

煤矿发展的脚步，大大超过我的预期，我的思维需要从20多年前的印象里走出。这次采风，虽没能深入井下，感受那份曾经的拥有，算是有点遗憾。不过，几个文友说了：“一次未尽兴，欢迎再来。好客的大屯等着你！”

看来，我和煤矿的缘分未尽，期待下一次重逢。

## 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宗婉儿坐下后向四周瞧去，只见房间内除了他们并无其他客人。她大声叫道：“纪老儿，你还不过来！”吕思轻声道：“婉儿，不可无理！”

宗婉儿不服道：“我怎么就无理了，我偏要如此叫他。”说完，继续大声叫道：“纪老儿，纪老儿，快些出来！”吕思欲要开口阻止，刘彩奎赶紧拉住他的衣袖低声道：“你休要管她，我有事情要告诉你。”

吕思问道：“公主要说什么？”

刘彩奎刚要开口，忽见宗婉儿正侧耳欲听，便向吕思道：“我们借一步说话。”吕思起身与刘彩奎向房外走去，宗婉儿噘嘴道：“我还不愿意听呢。”随即又大声叫道：“纪老儿，你快些出来。”

赵惜容皱眉道：“他这客栈只有刚才那位栈主和伙夫两人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上次来时他们至少有七八个店小二，难道都被那两个帮派的人杀了？”宗婉儿惊呼道。

“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的？”赵惜容问道。

“大概是三个月前。”宗婉儿转向东方长年道，“是不是呀？”东方长年道：“我们自长安出发后确实到过此地一回，应该是在三个月前。”

宗婉儿早已忘记她曾吹嘘过至少来此七八次之事了，得意地向赵氏姊妹笑道：“我的记性不错吧？”

赵惜颜冷笑道：“你的记性当真好得很，不知你先前那几次是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宗婉儿顿时想起原先的言语，但是再要圆回来已是不可能了。她瞪向东方长年道：“我嗓子都叫哑了，你听不见吗？你看我干吗，还不快去把纪老儿叫来。”

刘彩奎将吕思带到柴门处，四下打量了一下低声说道：“公子，我知道这栈主是何人了。”

吕思奇道：“莫非你见过他？”

刘彩奎微笑道：“我唯一的长处就是记性好。”转而面色一沉低声道：“我曾听师傅提起过此人，他的相貌与师傅所说非常相似，而且他也姓纪，另外这家客栈还叫‘八丈’！”

吕思自从认识刘彩奎后很少见她如此严肃过，已感到这家客栈非同一般，问道：“请公主明示！”

刘彩奎四下看了看低声道：“北斗帮中有七大長老，其中有一个叫八丈哥纪威猛的，应该就是此人。”

吕思豁然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这七大長老分别对应北斗七星是吧？”

刘彩奎目含喜色道：“公子所料不差，北斗九宸，中天大神，上朝金阙，下覆昆仑。调理纲纪，统制乾坤，大魁贪狼，巨门禄存。文曲廉贞，武曲破军。高上玉皇，紫微帝君。分别对应天枢、天璇、天玑、天权、玉衡、开阳、摇光。

“摇光星虽然排在北斗七星的末尾，但是它象征的意义却是打头阵，所以摇光还有一个霸气的名字叫破军，因为该星精于阵法。

“我们在双龙谷遭遇的伏击，应该就是摇光星设计的。摇光星便是此客栈的栈主八丈哥纪威猛。”

吕思愕然道：“公主怎会将八丈哥与此人联系在一起，你没见他高不过三尺吗？”

刘彩奎道：“北斗帮其他六位長老均以七星之名作为自己的绰号，他们是天枢長老欧阳年、天璇長老欧阳月、天玑長老秦关、天权長老燕南山、玉衡長老宋思尘、开阳長老齐天。唯有此人生性怪癖，常因身高而自卑，因此给自己取了八丈哥这个绰号。”

吕思凝目瞧着刘彩奎赞道：“公主对当今武林人士如数家珍，当真令在下佩服之至。听你如此一说，我也认定此人就是八丈哥纪威猛了！不知他有何长处？”

刘彩奎道：“此人虽然个子矮小但是天生神力，并且善于用毒，他与梁王的门客妙医毒手唐夫举都师从毒王赖恩在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## 畅想变老

乔欢

闲来无事，和同学在群里聊起退休后的日子。

有的说，退休后把公积金取出来，买一辆房车，和同学组个乐队，一路赏着风景吹拉弹唱；有的说，退休后要约两三闺蜜，一起去大理、三亚、东北的小城旅居，赏遍南北风景；有的说，退休后先回老家农村，陪父母住上一年半载，带父母把高铁3小时以内的地方先逛一遍；更有同学思路清奇，说要去横店拍短剧，说现在缺大爷大妈这个年龄段的演员……

大家正聊得热火朝天，Z同学发来几张器物照片，让我们猜是什么。原来Z同学正在逛博物馆，照片中有精巧的青铜器，也有粗朴的陶器，还有沧桑原始的骨制品。Z同学是财务自由、提前“退休”人士，她的“退休”生活，要么旅行赏景，要么逛博物馆、去台球室、攀岩馆或滑冰场，要么看猫逗狗、学打太极，让我们这些还在上班的同学羡慕不已。

其实，我们还不老，在四五十岁的年龄段上，离不惑之年远，距知天命之年近。几年前，就有同学遥想退休生活，当时我觉得退休离我还很遥远，如今再想到退休，却有了一种奇妙的向往与期待。

人都怕变老，但时间不会等你，终有一天，我们都会老去，如何在变老、已老时仍然心生欢喜、欣然纳己，是我们要好好准备的功课。爱人早就和我一起畅想过未来。退休后，孩子也已自立，我们要一起自驾环游全国。不出游的日子，爱人会去打球、打游戏；我则会安静地读书，或是做公益，去图书馆整理书册，去福利院陪残障儿童一起阅读、做手工……

我还想体验各个行业的乐趣，诸如文物修复、拓印篆刻、摘桑采茶、绣锦织布。我要做一个好学的人，报名参加各种培训班，读文学、玩音乐，练书法、学绘画，或是学说两三门外语，懂得四五种方言，不必精通，只要能简单交流便很好……

这些愿望，光是想想就已经很美好。少有的追求，老有老的活法，在畅想变老的过程中，我发现，原来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啊。这样想着，似乎老去也并不是一件难过的事。